



暮色里的账本

■ 庄晨莹

记忆回到几年前的那个夏天,暮色中的老旧居民楼小区里,我跟着调研员冯大姐穿过老旧的居民楼小区,帆布包上“国家统计局海口调查队”的字样被夕阳染成暖黄。她走在前面,胶底鞋踩过坑洼的水泥地,发出规律的“沙沙”声——这是我从事住户调查工作的第一年,和资深调研员冯大姐搭档入户收账本,已成为每季度一次的固定工作。

“陈奶奶今年八十整了,耳背得厉害,但账本从来没漏记过一笔。”冯大姐的话音刚落,101室的铁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条缝,陈奶奶扶着门框站在阴影里,白色棉麻短袖衫下露出的手臂瘦得像老树枝,手上还握着一把旧蒲扇,轻轻地摇动着。

“屋里灯泡又暗了。”陈奶奶指了指黑洞洞的屋子,吊扇的嗡鸣里混着老式座钟的滴答声,“咱们去门口坐吧,外面还算亮堂。”她佝偻着背从床底拖出三个铁腿小凳,每拖一个都要停下来喘口

气。我和冯大姐赶紧扶住她,顺手把小凳子搬到单元门口,夕阳的光晕里,能看见老人鬓角的白发在晚风里轻轻颤动。

陈奶奶小心翼翼地捧出账本,那账本纸张洁白,边角整齐,看得出被精心保存。她用满是青筋的手翻开账本,指尖轻触纸面,像是怕惊扰了记录其中的时光:“这几天身体不舒服,去了几次诊所,我都记好了,昨天夜里还核对了几遍,错不了。”她的指甲修剪得极短,指腹上布满长期劳作留下的老茧,翻页时发出“沙沙”的轻响,夕阳下,“8月12日输液费130元”“8月15日感冒药58元”的字样清晰可见。

“年纪大了,眼神不济,得凑近了看,差点把纸都戳破咯。”陈奶奶用指节敲了敲纸页,夕阳的光掠过她眼角深深的皱纹,她手腕上因病输液留下的淤青还未完全消散。冯大姐轻轻翻过一页,“8月20日买青菜3元”,每一笔消费都记得清清楚楚,那些数字,宛如岁月长河中的点点繁星,记录着老人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冯大姐认真核对每一笔账目,时

而轻声询问,时而在手机上记录。陈奶奶专注地解释着,眼神里泛着认真的光——那是对记账工作的严谨与执着。微风轻拂,撩动着账本的纸页,也拂过陈奶奶饱经沧桑的脸庞。此时的小区里,偶尔传来几声孩童的嬉笑,却丝毫没有打破这份独属于我们三人的宁静,一切都定格在了这充满温情与责任的时刻。

我坐在一旁,静静地看着这一幕,内心被深深触动。老人对记账的这份认真,无关名利,只是源于她内心深处对这份工作的敬重与担当。那一笔一划写下的,不仅仅是账目,更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国家的一份质朴情感。冯大姐曾说,陈奶奶从入选记账户开始,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记账,无论风雨。这看似普通的账本,承载的是她十年如一日的坚守,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,认真记录生活,为国家统计工作默默贡献力量。

路灯彻底亮起时,冯大姐一边翻出下个月的新账本,一边指着记账本上的修改痕迹,轻声说道:“奶奶,这栏需要

您签字,新账本也得写上您的信息。”老人从衣襟内侧掏出签字笔,笔帽上缠着医用胶布——那是她怕手滑握不住笔而缠的。她接过新账本,微微弓着背,一笔一划、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姓名、地址等信息,那认真的模样仿佛在书写一份无比重要的契约。

离开时,陈奶奶执意要看着我们走远。她坐在单元门口的小凳子上,路灯的光勾勒出她佝偻的轮廓。她手中的旧蒲扇轻轻晃动,扇起的微风仿佛带着岁月的余温,目送着我们渐行渐远,那目光里满是关切与期待,就像在守护着她所珍视的这份“事业”。

账本录入系统时,看着老人的工整字迹,忽然明白:诚信是深夜里注视账本的目光,是路灯下坚持核账的身影,是一位八旬老人用整个夏天的暮色写成的家国情怀。那些在泛黄纸页上跳动的数字,终将汇聚成国家发展的坚实注脚,而我们走过的每一条小巷、敲开的每一扇家门,都在丈量着这个时代的诚信厚度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海口调查队)

花开忘忧

万明鑫 摄



尝春

■ 朱健茹

清明时节,江南的雨丝总带着缠绵的情意,将临川浸润得愈发温润。在这片土地上,吃青团不叫吃,唤作“尝春”。这一声“尝春”,饱含着临川人对春天最质朴的期待,也藏着岁月里最鲜活的记忆。

清晨的老街,青石板上还残留着昨夜的雨水。街边的早点铺里,氤氲的热气中,老师傅们正忙着制作青团。新鲜的艾草是尝春的主角,它们大多采自郊外的田埂、溪边。天刚蒙蒙亮,便有勤劳的妇人挎着竹篮,踩着湿润的泥土,挑选那最鲜嫩的艾草尖儿。采摘回来的艾草,要经过反复清洗、焯水、剁碎等多道

工序,再与糯米粉充分揉和,那碧色的面团仿佛将整个春天的绿意都揉了进去。

我曾跟着邻家阿婆学做青团。阿婆的手布满皱纹,却十分灵巧。她一边揉着面团,一边念叨:“做青团啊,得用心,每一步都不能马虎。”包馅也是个技术活,临川的青团馅料丰富多样,有香甜的豆沙馅,细腻绵密;有咸香的腊肉丁馅,油润可口;还有芝麻花生馅,香气四溢。将馅料包进青团,再用模具压出精致的花纹,一个个青团就像小巧的艺术品。上笼蒸时,阿婆总会说:“小火慢蒸,这样青团才软糯。”等待的过程中,艾草的清香与馅料的香味渐渐融合,飘满整个院子,让人忍不住吞口水。

尝春,是临川人迎接春天的仪式,

更是亲友相聚的时刻。在我的记忆里,每年清明,家族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尝春。堂屋的八仙桌上,摆满了刚出锅的青团,孩子们围坐在一起,抢着挑选自己喜欢的口味。大人们则一边品尝青团,一边聊着家常,说着今年的春耕,谈着孩子们的成长。那热闹的场景,仿佛让春天的气息都变得更加浓郁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临川的街头也出现了不少售卖青团的店铺,包装精美,口味新颖。有些店铺还推出了网红口味的青团,如芝士流心、抹茶味等,吸引了不少年轻人。但在老临川人的心中,最难忘的还是自家做的青团,那是妈妈的味道,是外婆的手艺,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暖。

去年清明,刚进家门,就闻到了熟悉

的艾草香。妈妈正在厨房忙碌,蒸笼里的青团冒着热气。“快尝尝,刚蒸好的。”妈妈笑着递给我一个个青团。咬上一口,软糯的外皮,香甜的馅料,熟悉的味道瞬间勾起了儿时的回忆。那一刻,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,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,等着吃刚出锅的青团。

临川的尝春,不只是品尝一个小小的青团,更是品味一种生活,传承一份文化。那一抹碧色的青团,承载着临川人的乡愁,也记录着这座古城的岁月变迁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愿这份尝春的传统能一直延续下去,让每一个临川人在春天里,都能寻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温暖与慰藉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临川调查队)

春耕小记

■ 王晶

天还没亮透,峰山脚下的东风村蜷缩在丘陵的褶皱里,浮起薄雾。晨雾里,青瓦接天的村落若隐若现,白墙斑驳处爬满野草,恍若时光凝成的绿锈。我踩着露水往东风村的山坳走,远远听见金属与石头相击的清脆声响。转过竹林,阿伯正在溪边磨犁头,青石板上溅起银亮的水花。

“今天日头好,磨好犁,开耕喽。”老人用竹烟杆点点田埂。犁身是乌油油的枣木,犁铧刚开过刃,寒光映着几片早开的杜鹃花。客家人把这种传统农具叫“铁牯牛”。在科技发展的今天,多数地方已用上耕整机。因田块破碎,

大型机械难以施展,东风村的部分地块仍保留着用犁翻耕土地的传统。

山风掠过田野,送来新土的腥气,日头爬上竹梢时,阿伯已经赤着脚板踩进泥浆,惊起一群啄食的麻雀。牛蹄搅起的涟漪里,去年残留的稻茬时隐时现,宛如写在水面的甲骨文。铁犁“吱呀吱呀”唱起来,黑泥浪翻卷着推开,露出底下赭红的胎土。“贪快不得,犁沟深浅要匀称。”阿伯扶着犁对我说。客家人春耕讲究“三犁三耙”,头遍破土,二遍碎泥,三遍耙平,老辈人说这是在给土地梳头。

晌午,阿婆提着竹篮来送饭。春笋的清香混着酸菜炒腊肉的咸香,在空气里飘散。阿婆蹲在刚犁开的垄沟旁,顺

手把稗草籽捡出来,指甲缝里嵌满黑泥。她说起去年庄稼遭了野猪,好在镇上给买了农业保险。

日头偏西时,山涧水顺着新修的水渠被引到了新翻的田里。白花花的水流顺着犁沟奔走,惊醒了冬眠的蚯蚓。阿伯拄着锄头看水势,说这些从水库流出的水带着鱼苗,来日能收几篓稻花鲤。水镜里倒映着阿伯的斗笠,一晃,碎成了满田的银鳞。

蛙声初起,阿伯的犁耙上了田埂。他蹲在溪边洗脚,皱纹里积的泥垢要细细抠半天。我在田埂整理数据时,像是在触摸大地的脉搏。一行行数字,是田野间作物拔节的记录,是四季轮转里农事的沉淀。每一个精准の数値背后,都

藏着农民辛勤的汗水与对土地的深情。晚风掠过田野,新耕的泥土微微起伏,恍如大地在均匀呼吸。

对门岭上飘来炊烟,混着柴火气的饭香里,隐约能辨出炖猪脚的滋味。阿婆正戴着老花镜在屋檐下挑稻种。黄澄澄的谷粒在簸匾里沙沙流动,像撒了一地的星星。

返程路上,月亮升起来了。那些白日里翻耕过的田亩在月光下连成银色海洋,风中传来断续的采茶戏腔。怀中的阿婆塞给我的一包红泥,说是浸过立春道河的。这杯客家的信物犹如用体温写就的、带着青草气息的农调诗,等待某个充满希望的黎明,长出翠生生的诗行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赣州调查队)



观望

马思蕊 摄

奶浆花开

■ 康娜

清明清明,气清景明。过了清明,便是奶浆花盛开的季节。在春天灿烂的阳光里,青青绿绿的奶浆花藤蔓上,或紫或白的奶浆花,俏生生地在微风中尽情绽放,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。

与奶浆花结缘,是去年到水盆村做劳动力调查的时候了。也是这个时节,我们调查到了一户依山而建的农家小院,院子里和房后的山上开满了奶浆花,在明媚的阳光下,格外好看。在花丛中做调查的感觉,实在太美,禁不住赞叹了多次。于是调查结束后,主人家盛情,硬是挖了几株让我们带回来,说是来年开花的时候,可以摘了做菜吃。

于是,回来就找了个大花盆,把它们栽在了单位阳台上。原想着好好的栽着就好,开不开花的不重要,别辜负了主人家的一份好意。然而,美好总在不知不觉的沉淀中累积。清明放假前,我在给奶浆花浇水时惊喜地发现,苍翠的绿叶间冒出了几个小小的花骨朵,粉粉嫩嫩的,迎风摇曳。

奇迹,总发生在不经意的一瞬间。收假回来,我习惯地来到阳台上浇水。眼前的景象惊艳了我,郁郁葱葱的奶浆花藤蔓上,开满了大朵、小朵的、紫的、白的奶浆花。在清晨阳光的沐浴下,仿佛在欢笑,在不停地生长,煞是好看。团团簇簇的五星形花瓣,散发着淡淡甜甜的清香,梦幻般地飘洒在阳台的每一丝空气中。

我伫立静静凝望,调查户家的那片奶浆花海再次浮现眼前,他们的话又一次在耳边回响——奶浆花不仅好看,做菜更是好吃。但我没有摘。这么好看的花摘了做菜,一个是舍不得,一个是觉得暴殄天物了。我要让它们恣意地绽放,在阳光下,在春风里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澄江调查队)



鸢尾花

张丽宏 作